

苕麻记

—

半山腰的池塘闪烁着幽蓝的眸子，水草飘逸，鱼虾游弋。池塘的一边种着高笋，高笋叶子里，年年春天挂着麻雀细致的鸟巢；另一边狭长的地里，多少年来都种着苕麻。

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，与天南海北的煤矿人一起工作，懂得不少山外的知识。打小就听人说苕麻是“中国草”，父亲像讲《鲤鱼跳龙门》的故事一样，给我们讲述苕麻知识。“中国草”苕麻是一种古老的植物，苕麻织的布叫“夏布”，唐朝用白苕染色制作官袍。父亲说，祖母的蚊帐颜色发黄，那是用苕麻织的，叫麻帐，摸起来比我们家的棉线蚊帐粗硬一些。

后来上高中，语文老师是古文功底深厚的才子，他领着我们背唐诗宋词、读《诗经》。我惊讶地发现，《诗经》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在河边洗“纰”：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。东门之池，可以沤纰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语。”苕麻是一种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的植物。从殷墟出土的《卜辞》中的丝麻象形文字，到春秋中叶《诗经》里的“沤麻”“沤纰”，再进入战国后期的古籍记载，苕麻走过了至少三千年的栽培历史。漫山遍野的苕麻，最终培植成重要的纺织作物，也成为后来的优质造纸原料。

山上的女人不懂《诗经》，但她们识麻、种麻、绩麻，一年四季离不开苕麻。山坡上、树林里遍布野苕麻，田边地角、池塘畔畔，成片栽种家用苕麻。冬季寒霜遍地，山上格外凛冽，冷风中暗叶纷飞。一坡又一坡的苕麻地一片萧瑟，灰褐色的苕麻秆，擎一穗穗同样颜色的枯菱花束，招摇着灰白色的苕麻叶。

山上那么多的鸟，乌鸫、喜鹊、百灵、斑鸠……从来没有一只鸟来苕麻林里安家。或许是苕麻一年收割两次不安生，或许是麻叶过于茂密不利于飞行，鸟雀总是远远地避开苕麻林。但是秋冬季节例外，摇晃着枯叶的苕麻秆上，常常落一两只鸟，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池塘。翠鸟把苕麻秆当作钓鱼台，在我们不眨眼地盯着它的时候，它那长着靛蓝色羽毛的翅膀猛地展开，如一道闪电从麻秆上射入水中，又迅疾腾空而起，几滴水珠洒落，翠鸟已不见踪影。

寒冷的山风瑟瑟地吹着苕麻林。头缩发髻的祖母，挑一担沤过的牛粪，迈着一双大脚，踩着石级下到池塘，跨过一处窄窄的流水，走进苕麻地。祖母挥动畚刀，削砍干燥的苕麻，苕麻地里横七竖八地隆起一层枯枝败叶。

祖母一边用脚撩开枝叶，一边抓牛粪盖住苕麻苑。长长的苕麻地，很快就铺上一床暗灰的被子。我们在池塘边摘倒伏的高笋叶撕成线，想要编成一个麻雀窝，看着祖母给苕麻地“盖被子”，等着雪从天空飘落。漫天雪花浸润被捂住的苕麻，来年春天苕麻叶会长得像蒲扇。

元宵节后，山风软乎起来，屋前哑默的小溪叮咚起来，溪边的桃树枝干凸起小疙瘩。池塘水涨了，丁点儿大的花眼鱼摇头摆尾，小虾用钳子扒着水草往前拱。祖父收拾犁铧，牵着大水牯去塘岸上，啃啃喝饱了雪水的密匝匝的虾子草。

苕麻地里冒出了嫩红色的麻头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让我们总怀疑这大片的尖头不是麻头，而是一片小笋子。风一场雨一场，嫩嫩的麻头蹿得飞快，等到春分，苕麻已经抽条，地里绿波荡漾。毛茸茸的苕麻叶正面绿色，背面白色，两面都布满细纹，仿佛血管一般。风吹苕麻，粗粗圆圆的麻叶顺风翻卷，长长的麻秆上奔涌着一片白色的水花。

祖母的苕麻种在池塘边，母亲和伯母的种在池塘上方的石窝窝里。寸土寸金，一个个石窝窝装着一杯杯黑色的山土，苕麻自由疯长。丛丛苕麻，个子比我高出许多。翠绿的苕麻点缀着满山乱石，山风起伏，岩石间跳动着绿的、白的浪花。

二

夏至前后，收割第一批苕麻。

种麻、收麻似乎都是女人的事。我不曾见过祖父打理池塘边的苕麻，也不曾见过父辈帮母亲她们收割过苕麻。有一年初春，伯母从山下村里讨来了新的苕麻种，分给几家栽种。几个女人挖掉先前的老根，栽下新根，忙得汗水浸湿了夹衫。女人们洗衣煮饭，种麻种菜，忙得如陀螺一样；男人们照旧忙自己的事，黄昏照旧坐着等饭菜上桌。父亲在距家三十里远的煤矿做掘进工，石匠伯父成天在山上灰头土脸地凿石头，脸色阴郁的祖父则埋头耕田，他们的日子要么沉默寡言，要么烈火轰雷。大人们火气冲天的时候，我和兄弟姐妹都会利索地帮着做家务，以此舒缓内心的不安。

女人们种麻，搓麻线来做全家大小的布鞋。那年头，少有鞋子卖，也少有钱去买各种鞋子，做布鞋成了乡村女人必会的一门手艺。余下的麻，政府会收购。如今年近八旬的伯母依然记得，那时候国家收购苕麻，优质苕麻两元钱一斤，这个收购价颇为诱人。于是，村里家家都种苕麻，女人衣兜里也就揣了一些私房钱。

和别的农作物一样，收割苕麻不能错过季节。明代《菽园杂记》有详细记录：“若过时而生旁枝，则茎皮不长。生花则老，而皮粘于骨不可剥。”清末《抚郡农产考略》也说：“早则太嫩，迟则浆干。”祖母她们凭借经验，看苕麻的生长情况、皮的成色，以此判断割麻的日

子。苕麻茎叶呈黄色或者黄褐色，表明苕麻熟得恰到好处。择晴日收麻，女人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日子里走进苕麻地割麻。

大捆大捆的麻秆扛回来，趁着麻秆湿润尽快剥麻。双手握住麻秆往上一折，空心麻秆断裂，苕麻皮撕裂；手指插入裂口往两端带，上下各一次，两片麻便下来了。我曾帮着剥麻，没多久几个指头便火辣辣地痛。母亲和伯母剥麻速度之快，让我看得眼花，但她们的两个食指却是缠了布头的。一条条麻从手指间滑落，布头浸染植物的汁液，黑黢黢的，散发出一股湿麻的清苦味。该做饭了，女人们取下黑布头，被麻汁染成褐色的手指在灶台上灵活地舞动，仿佛在弹奏山上女人的命运之琴。

老屋前有一个小池，扛回来的苕麻扔在小池里泡着，等待刮皮。

只要有空，女人们便腰扎围裙，坐于矮凳上，快速刮麻。刮麻有技巧，将麻肉朝上、表皮朝下，左手执麻的根部，麻搁于右手的刮刀上，右手大拇指按住苕麻，刮刀往上一拉，再按紧刮刀往右拉，麻就干干净净地出来了，然后又倒过来刮另一头。刮好的麻，她们会整齐地叠放在地上。

苕麻刮刀是特制的，铁制小刀把，半根圆管形小刀，锋利轻巧。山上女人有许多特制的用具，比如“皮刀”，呈“7”字形，约1厘米长的刀口雪亮，专门用来切布鞋的边；有“钻子”，一根粗大的针头装在一个黄铜把手里，把手一头有个空心圈，便于撑住掌心，这是钻鞋底纳麻绳用的；有铜或铁制的“针斗子”，就是顶针，做针线活少不了的小物件；还有一个关键的小圆木棒，叫“扯手”，长不过五寸，大拇指粗细，纳鞋底时拉紧麻绳用的。母亲的这些用具都放在书桌的左抽屉里，有时候弟弟会偷个小心刀或者一根针出去玩儿，但玩过后一定会还原。我们都害怕母亲顺手砸过来的栗扎子，或者房前屋后无处不在的竹枝。“竹枝吃肉”道道血痕，几天都消不了。

几个女人没日没夜地刮麻，很快便剥出一捆捆麻来。地坪里撑起几根竹竿，桃树梨树之间牵起几根稻草绳，竹竿和草绳上陆续晾满淡黄色的麻。夏天烈日当空，两个太阳便将麻晒干。留下要搓麻线的苕麻，余下的卖到政府收购站。那些日子，乡间土路上走着不少背麻的女人，她们的麻又粗又长，都是能卖出好价钱的上等麻。

三

收了第一季麻后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在搓麻线。

母亲她们不说“搓麻线”，而是说“搓苕麻绳”。从田土里回来，做好灶台上的事之后，便端坐在凳子上搓苕麻绳。先把粘连的麻一小捆一小捆地分开，再将一条裤腿捋到大腿根，左手捏两小捆苕麻至膝盖上方的腿部，右手掌压住两捆苕麻往前滚，滚至膝盖处，掌心下的苕麻合二为一，拧成了细麻花瓣。如此反复，直到麻的尾部，加入新的麻继续搓，苕麻绳的长度随自己的需要而定。

我也学母亲的样子，在稚嫩的大腿上搓麻绳。我搓的麻绳，小麻花一头粗一头细，一截松一截紧。搓了几根后，大腿冒出红色血点，似乎快要破皮。母亲并不在意我的尝试，她低头弯腰，专注地搓麻绳。堂屋的条凳上，已经堆了几捆搓好的麻绳。不论是祖母还是母亲以及她的妯娌，搓麻绳的大腿部位，都起了一层褐色的难看的硬皮。年幼的我们哪怕玩得尽兴，也会想起母亲大腿上树皮似的茧，似乎自己的大腿也起了灼热的疼痛。

估摸着麻绳足够纳一家的鞋底了，就要开始煮麻绳。屋前的大草坪长满柔软的浅草，四周种着泡桐树、椿树。更远一点的地方，铺展着成片的庄稼地，地边长着几棵大枇

把树。枇杷树隔年结满金黄的果子，酸酸甜甜的枇杷果养育了我们贫瘠的童年。就在被各种树木包围的草坪里，女人们掀开用稻草和破塑料布遮盖的土砖灶，架上煮酒的大铁锅，点燃一把柴草。麻绳扎成小束放在大铁锅里，撒石灰和稻草灰，加水，大火熬煮两三个小时。其间不断搅动，让麻绳与石灰、稻草灰充分接触。青翠的树木间柴烟袅袅，那是我们童年时代的经典画面。

麻绳煮透后，挑来池塘边漂洗。那情景大概和《诗经》里的河边沤纰相似吧。将沾满黑灰的麻绳摊开在洗衣石上，用棒槌一下一下捶打，再提着麻绳在水中快速划动。很快，水波将一层稻草灰推向池塘两岸，污浊的麻绳变软变白。几个太阳晒下来，干爽的麻绳整齐地挂在晾衣绳上，闪着炫目的白光。

那年秋天，祖父做主，为大姑订了一门亲事。被祖父相中的姑爷是祖母哥哥的儿子，也就是大姑的表哥。二十岁的大姑秀眉慧眼，能歌善舞，是当时县工团的“台柱子”。见过世面的大姑怎么会听从祖父的安排，嫁给生性木讷的表哥？大姑在演出时，偷偷结识了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可不是一般人：一个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，共产党员，前途光明。

祖母搓了一堆苕麻绳，用来做大姑婚事的新鞋子。我们这里有个祖辈传承下来的规矩，新娘要为男方所有家庭成员做一双布鞋，叫作“新嫂娘鞋”，出嫁那天放在贴着红喜字的箩筐上，挑着去新郎家。到达新郎家后，新郎的女性亲戚和村里的女人，会对鞋子细细品评，由此判断新娘及其家人做鞋子的手艺。为了获得称赞，女方一般会请手艺最好的女人来做鞋子。母亲年年被邀请做“新嫂娘鞋”，这是一种荣耀，是村里人对母亲手艺的认可，但也是无报酬的极其辛苦的事。

还来不及做“新嫂娘鞋”，祖母就得知了大姑的地下恋情。是顺从说一不二的祖父意愿，还是帮助大姑成全其心愿？想必祖母在不动声色中煎熬了许多个夜晚。祖母赶紧追赶，用打算做“新嫂娘鞋”的麻绳纳鞋底，做了两双布鞋。在一个明月夜，等待劳累一天的祖父进入梦乡后，祖母腋下夹着一个包裹悄悄出门了。月光照亮干净的砾石山路，秋风掀起路旁的野苕麻叶，如同一地幽暗的雪花。祖母将包裹递给小路拐角处的两个年轻人，又从斜襟夹袄里取出布鞋，一人一双。

那夜的月光像小船，将一对年轻人渡往祖父找不到的远方。此后祖母承受着疾风暴雨，任凭祖父点燃大捆麻绳，也任凭祖父在月光地里面，对着茫茫旷野发出狼一般的嚎叫。大姑一走多年，杳无音讯。只见一茬又一茬苕麻，在山坡野地，在房前屋后，绿遍每一个春天。

四

做鞋子一般在秋冬季节，那时候农活松下来，女人们有较多时间来做鞋子了。

首先打襦子。打襦子离不开棕树，家家屋前或菜园角落都长着棕树，高大的棕树在风中沙沙地摇晃着青葱的棕叶。成年的棕树年年剥棕片，用来织蓑衣、编棕绳、做鞋底……棕树春天开花，成千上万的细小花苞像鱼卵一般，紧紧抱在一起，合成一个手掌形的花大柄。我们爬上棕树摘淡黄色“手掌”，把花苞当零食，味道有点甜，也有点涩，吃多了肚子胀。夏天棕树舒熟了，如指甲大小，我们摘一丛下来当子弹“打仗”。秋天剥棕片，用刀割下来，一片一片摊在田埂上晒太阳。

襦子分为棕襦子和布襦子两种。取一张薄门板，将干燥的棕片涂满糨糊，粘叠两层，摊在门板上。棕襦子晒干了，剪出鞋底，白布包边接触脚板的一层，用来定型；再打布襦子，用整布打底，以各色碎布条或破布片，拼

拼凑凑，粘上四五层；以此为基础，“踏”两三层碎布，碎布条横、竖、斜交错叠放；将布襦子底与棕襦子底黏合在一起，给贴脚的一面贴上双层棉布——一双“千层底”就这样成型了。

女人们常常在夜间纳鞋底。一架小巧的A字形夹板夹住鞋底，左手握扯手，右手持钻子，双脚踩住夹板下部的横板。先沿边儿纳一圈，再从一头纳到另一头，针脚细密匀称，麻绳紧致，一看便知都是里手。一豆灯光映照，女人微微俯下身子，舞动双手，只听见细麻绳穿梭的“哧哧”声。一年又一年，女人的辛劳与隐忍、愿望与慈爱，被一根纤细的麻绳，悉数纳入鞋底。

那年秋季征兵，十八岁的叔叔被接兵的部队首长一眼看中。叔叔要去远方当兵，终于有机会走向山外的世界。祖母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小山村，但认定“人不出门身不贵”的道理，先是鼓励我父亲去煤矿，后来又果断支持叔叔参军的“哧哧”声。一年又一年，女人的辛劳与隐忍、愿望与慈爱，被一根纤细的麻绳，就是一双将要远行的布鞋。

祖父却翻了脸，怎么也不肯让最称心的小儿子去当兵。祖父怕打仗，怕叔叔上前线，甚至不允许叔叔出家门。新兵就要出发，祖母知道硬争会坏事。在那个月色溶溶的夜晚，祖母趁祖父不注意，将一双新布鞋塞在叔叔怀里，将他推出了家门。祖母在屋檐下收拾晾晒的衣服，似乎不经意地望向通往山下的小路。挺拔的身影转瞬消失，初秋的风拂过路旁紧密的野苕麻，绿的叶、白的叶层叠交错，如一地寂静的月光在跳跃。

记得那晚起了很大的风波。等祖父发觉叔叔也学大姑夜晚出逃时，他既不嚎叫，也不追赶，而是从堂屋角落里摸出一把锄头，几下就把家里的火塘挖开，舀一瓢水，泼在暗红滚烫的煤块上。四散的灼热煤块“吱吱”作响，白烟滚滚。正在祖母家玩耍的我们，被盛怒的祖父吓坏了，紧靠墙壁蜷缩着身子，如一只只暴风雨中的小麻雀，瑟瑟发抖。幼小的我担心祖父会揪住祖母的发髻，狠揍一顿。祖父一脚踢开祖母纳鞋底的夹板，捡起一团苕麻绳，扔在冒烟的煤块上，气呼呼地钻进了睡房。

多年以后，当叔叔带着许多荣誉证书回到地方，祖父已然忘记了当年的阻挠，笑容满面地和人谈起小儿子的出息。月夜里护着叔叔离家出走的祖母，早已离开人世，安睡在大片野苕麻中。苕麻年年生，风吹麻叶，白浪翻滚，以连天之势漫过墓地、丛林、山坡，直到遥远的山脉尽头。

今年春天，苕麻萌芽的时候，我陪着母亲和伯母——乡村最后一代布鞋制作者人，爬上山去看弄置多年的老屋，将蒙着陈旧蛛网的雕花大门“吱呀”一声推开，春光潮水般涌进堂屋。伯母寻到了一堆洗干净 的布鞋，黑绒面子已经脱线，像是一碰就要碎成尘土。母亲在一个油漆剥落的排柜里，翻出了一堆旧的苕麻绳，一叠纳好的鞋底。在一本破旧的书里，夹着我和弟弟们从一岁到十四岁的鞋样。十四岁以后的布鞋，是不是被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鞋取代了？看如今市面上的手工棉鞋、拖鞋，有牛筋底、塑料底、泡沫底，村巷已无布鞋留下的足迹。母亲的花样手艺，从我十四岁那年就搁置下来了把。

两位老人一一翻拣旧物，我向不远处的池塘张望，惊觉池塘沧海桑田，塞满砂石泥土，野苕麻长得密不透风。池塘旁的巉岩上，丛丛纤细的苕麻披着嫩叶。整座山坡，目光所及之处，苕麻连成了海。阳光洒在苕麻丛，每一片叶尖都跳动着一颗毛茸茸的小星星。这有着锯齿边的心形叶子，生生不息的“中国草”，在老旧的家园里，在无垠的荒野中，依然呈现出动人之态。

与水有关（组诗）

□张步伐

容器

干裂的手，想起水的润泽。
伸进岁月，究竟抓住了什么？
那些美好，从指缝间滑落。
风干的手指，斑纹的修饰，枯瘦如昏鸦的鸣叫。

怀想春天的雨水，滴落在皮肤的感觉
伴着怦怦的心跳。

弹性的弧线在梦的峰谷伸缩，口吐鲜红信子的蛇蜿蜒而去。
疲累，无望，叹息，哭泣。
在记忆中挤出几滴血液。
谁不是有沙眼的容器，一点一滴渗透于体外，直到空无。

生命与生命的距离就是一滴水的距离。

一滴晶莹的水

在午夜，一滴水喊醒另一滴水，再击中苍茫。

碎裂的光芒四下逃散，被捉弄的黑无处遁形。

一滴就是那么一滴，晶莹，柔软，却带着内伤而来。

是从河流被逼出的一滴，太阳曾张开双臂拥抱，月亮也曾青昧有加。
流不成一条河流，养不了一尾鱼。
干涸的印迹也转瞬即逝。

抽取骨髓，让你落脚。

转身，灵与魂相约有期。

蓝

我说的蓝，就是水。
面对蓝，包括我的呼吸、我的思想、我的梦，都成了蓝。

蓝

走不出天空。
走不出大海。
走不出春天。
走不出花朵与果实。

飞鸟，走不出蓝的视线。
一喜一忧，走不出蓝的神韵。

蓝

蓝，在妖姬的手指上舞蹈。
蓝，是水的骨质。水站立或倒下，都与你有关系。
蓝，当喊出你的时候，注定了把心交给你去渲染，渲染或浓或淡的生活。

鹅卵石

被水爱。
走不出温柔的焚烧。
用心打磨你的棱角，还有什么不可以被征服？

你是水的眼，望天上的云卷云舒，你也想飞。

长出的翅膀，在水中用力张开，尽管徒劳。

耗尽所有的热情，岸在遥远的地方。

寄一帆深情，飘出大山的窄口，风的呼啸是给你的回音。

死心塌地让给水去雕饰，有人会被美丽的花纹陶醉。
拾起带走，去城市装饰别人的梦境！

